

·雁郊原乡·

你屋那边天光早些

■陆亚利

“老舒，你哪咯早？五更星都还有落呢，你屋那边怕是天光早些！”

“人老啰，困不着咯。”

“五十才出头，你就算老咯？”

“人老了，事做不动，不赶早吗做得完？你老人家还勤快些，我还有到，两担水就进缸屋咯！”

冬日一大早，几声狗吠后，就听见母亲和裁缝老舒的说话声。我知道，今天裁缝来家里做上门功夫。老舒手艺精，人又勤快，约定上门做衣服，十有八九，主家尚未开门，他就赶到。我睁开眼，见窗户纸还灰蒙蒙的，便如往日一样，卷拢被子，继续蒙头大睡。

等我起来时，卯时已过。放出圈的鸡群，在屋里屋外转悠等吃，吃过母亲开的谷食，远走高飞，跑到野地里去了。一早嗽嗽闹吃的猪儿，吃过早粥，已躺下来打起呼噜。

我睡眼惺忪迈出门，阶基上的裁剪台上，叠着一堆裁剪好的布料。老舒肩搭软尺，手持米尺、划粉，仍在不停地量划、剪切。见到我，笑着说：“小娃儿，快洗脸漱口，就等你量尺码咯。”打完我的尺码，母亲正好招呼老舒吃早饭。

老舒未带徒弟和帮手，连裁带缝就他一个人。每日工钱一块八毛钱，按两个劳动日报酬上交生产队，剩余的才是自己多得的工资。那时，每户请裁缝做单衣，一般需一两天，如做棉衣棉裤，则要三四日。老舒实诚，虽没做计件包工，却从未有半点磨洋工的念头。裁剪完毕，吃过晌饭，休息片刻，他便急急忙忙坐定缝纫机前。绕好底线，拨动飞轮，踩响缝纫机，纤细如女人的兰花指，灵巧地折叠布边推送布料。当日，三五样成衣，挂上横在阶基的晒衣竿。

掌灯时分，老舒匆匆吃过点心，为防着小孩把玩损坏，他将剪刀、米尺、卷尺、划粉几样家当收拾进提包，准备往五里外的家里赶。白狗爱黏熟人，每次都摇着尾巴，护送老舒到屋场口的堂老树下，轻轻吠叫两声，似在招呼“好走”，才嗅着地面，慢慢回转。

罗木匠年近六十，手艺远近闻名，带着小儿子作徒弟。上阵父子兵，几近包揽两三个村的木工活，待遇跟裁缝师傅一样。每回上门做木工，天尚灰蒙蒙的，两父子就赶到主家屋场。罗师傅习惯用长斧柄勾住工具篮，扛在肩膀上，儿子手里拿着长木尺。这架势看似不友好，惹得白狗狂吠好一阵子。我被犬吠惊醒过来，听得屋场最早起的清爹客气地跟罗师傅父子打招呼：“你两爷崽好赶啊，你屋那边硬是天光早些！”罗师傅应是听惯了，嘿嘿笑着不言语。

见我未醒来，母亲借机调侃催促：“日头晒屁股咯，罗师傅锯都扯起来咯，喊他锯条戒尺把你扑醒！”延宕许久，我艰难起床，伸着懒腰，打着呵欠，出来看热闹。

木码和木工凳架在禾堂坪中间，弹好墨线的圆木料，已上架钉牢。罗师傅父子一扯一送，开始呼呼拉大锯。米黄的木屑飞溅，带出一股木香。小鸡以为是撒落的米粒，啄食两下，扫兴地走开。

砌屋做门窗，打制家具，箍桶造盆，少则三五日，多则十天半月。罗师傅父子每日风雨无阻，最早惊醒白狗。若是天已近黑，一条凳脚榫卯不紧实，一个箱笼板子未严丝合缝，他们也要点上煤油灯弄完工。随便吃点点心，肩搭汗湿的澡帕，父子俩翻过屋场后山坳，融入浓浓的夜幕里。

我起床困难，总是狡辩：年长者睡不着才会起得早。母亲不以为然，说，人勤天光早，马勤多吃草。每天大清早，母亲挑完两担水，一边叮叮砰砰敲响锅碗瓢盆，一边有口无心地喊：“还不起头，眼闭哪咯重啊？隔壁天光早些是不？平徕儿都捡一篋箕狗屎回来咯！”

隔壁平徕儿大我两岁，远比我懂事，一心为着家里多挣工分。春夏天，我还在朝梦里漂游，他满头露水汗水，一担沉沉的鱼草已挑回屋场。秋冬季，我赖在被窝里安享温暖，他一脸风霜一把鼻涕，二齿耙头扛回捡拾的半篋箕狗屎。

父亲为生产队保管员，负责鱼草、野粪称重记工分，多数时候由我代劳。每次大清早，平徕儿隔窗喊称秤，我嘟嘟囔囔，百般不情愿地起来。大冷天，有时披衣出门，草草过秤记账，我又爬进被窝，酣畅淋漓地补个回笼觉。

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，最是天光夜黑勤苦忙碌时。为着秧苗避阳保鲜，妇女们打前阵，披星戴月，寅卯时分出工扯秧。夜色朦胧中，人影绰绰，唰唰的薅秧声，咕咕的捆秧声，淹没放肆的蛙鸣虫吟。

晨光熹微，日影瞳瞳，女人们身后，留下一路酒壶样的秧束。收早工回家做饭时，健硕的妇女队长又腰站在田埂，对着同伴们说：“隔壁六队天光早些，堂客们好舍狠，五更就起来扯秧咯。我们七队妇女同志们要争气，明日还要起早点！”

青壮劳力担纲“双抢”主力，包揽割禾打稻插秧重活。沐着朝露，顶着烈日，一身泥汗，几无片刻停息。队里劳力少，无奈夜黑就要比别的队晚，挑送完稻谷，又转战夜间撒秧。星月映照，晚风不兴，闷热依旧，我们高一脚低一脚，将一束束粗糙的稻草深深踩进泥潭。踏过一丘又一丘，稻叶不停撕割腿脚，痛痒已然麻木。上岸洗脚，腿脚布满密密的血色裂纹，发出一阵阵火辣辣的刺痛。

洗洗洗衣，吃罢点心，男男女女聚集禾堂坪歇凉。我仰躺在竹床上，数着星星，向往老舒和罗师傅“天晴不晒，落雨不淋”的手艺活。

我一直想做个屋里天光早些的人，可是，经年累月，世事沧桑，我屋那边依旧没有天光早些，以致碌碌半辈子，确实很惭愧。



制图/何芬

也许是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，也许是为蛇蝎蜈蚣红惊艳着迷，今年以来，我抱着边学边干的心态，慢慢变成了喜爱种花的擻泥人，为自己打造了小小的空中花园。

花要和阳光共舞，而我家住在小高层，没有露天花园、阳台，也没有顶棚可以利用，但这些怎么可能阻挡住心中的热爱？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干！春天、夏天，阳光照耀北面阳台，北面阳台就是花草的快乐老家；秋天、冬天，阳光洒在南面入户花园，南面入户花园就鲜花绽放。对于特别喜阳的三角梅、雪蓝花，我就想方设法增加日照时间，或是白天暂时将它们移到室外补光，或是让它们盆在室内花在外。最近又添几盏补光灯，让这些花草不要再疲于奔命四处流浪了。

要想花儿长得赏心悦目，首先得好好伺候它们。起初我以为植物就和鱼一样，离不了生命之水，每天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浇水，端着水瓢对根淋，拿着水壶对叶喷，在我的一顿凶猛操作下，花盆里的土越来越板结，君子兰、月季两命呜呼，三角梅、文竹毫无生趣。花儿被越整越惨，我开始良心发现，翻看书籍、请教朋友、通过抖音等互联网学习，知道了植物对水的需求各不相同，有的不干不浇，有的大水大肥。我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控水方法，并对浇花的水进行了改进，或添加活性宝让水变成花儿人见人爱的黑水，或是收集雨水、喝剩的矿泉水、发酵的淘米水。

文明的韧性

■彭昱舒

“律回春晖渐，万象始更新。”从混沌未开万物有灵的时代，到如今高楼渐起的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，神州大地上文明的河水始终碧波荡漾。作为新一代青年，应始终铭记文明的韧性，传递民族精神火炬。

文明是每个国家最丰厚的瑰宝。大气磅礴、秀丽精致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镌刻着市井生活与人生百态；驼铃声清脆、贯彻南北的丝绸之路；古有贵妃弄胡旋舞醉了君王，今有高科技产业在神州大地上星罗密布；有一方小镇的青砖绿瓦，也有青藏高原上的牧笛声声……这些隽丽的画卷组成了我们中华文明最绵长的底色，细枝末节之处闪耀着文明的光芒。

文明的发展应如锦上添花，标注着历史前进的足迹。古往今来，皆以文明的底色构筑精神的

高地。我们作为新一代青年，应学会居安思危，让文明的河流达到万壑归流、千里奔涌之境，闯关夺隘，顺应时代的潮流，以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坚韧，发挥文明的活力与色彩。

文明的韧性是源远流长的，会贯彻到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。正如叔本华所说：“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同一性与连续性的延续，是对一代代人变化与衰落的抗议。”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可以观赏到风雅灵动的“皮影戏”，几乎失传的“耍牙”表演……文明如山岳，即使遭受朔风的洗礼化为沙砾也依旧生生不息。作为青年，我们更应饮水思源，以“绣花”之功，精益求精，成就辉煌。

时代的进步磨损不了文明的韧性，我们应以传承中华文化适应时代潮流为己任，成就新的华章。

雁城的天气

■蒋阳波

如果你没有亲自带过小孩，大概只是觉得小孩子可爱。如果你亲自带过，就会发现小孩子的善变。小孩子，有时候是一句话就给惹哭了，有时候是一句话给逗乐了。他(她)的喜与悲都很短暂，他(她)的爱与恨仿佛张口就来。更奇妙的是，有很多的时候，你会看着他(她)含着眼泪在笑，或是亦哭亦笑，这两种极端的表情，在小孩子的脸上竟然能够实现有机统一。

这时候，雁城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，变化极快。在人们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天地间已然换了一幅景象。前几日，身上穿厚一点，稍稍走动几下，就会浑身冒出汗来。奇怪的是，天空中没有太阳，阴沉着，也不曾下雨，仿佛一张正在生着闷气的脸。但气温却在二十多摄氏度左右，一点儿都不像冬天，尽管日历上已经是过了小雪了。

就在这几天，天气突变，一下子就降到只有几摄氏度。走在户外，小雨不断，寒冷的北风吹得人似乎都要飘起来了。整个路面上都泛着清冷的光，就连树

叶也可以反射出冷冷的光。人们不得不把过冬的羽绒服穿到身上，一个个缩紧了脖子，蜷缩在帽子、衣领和围巾的包围之中，偶尔呼出一团白气。

在春天里，仿佛每一个人都是小孩，大家兴高采烈地观赏赏花，抖动着胳膊和大腿。但是在冬天里，似乎每一个都变成了老人，个个步履沉重、小心翼翼。从气温上来看，雁城似乎只有春天、夏天和冬天，秋天仿佛被造物主给收回去了。从颜色来看，雁城似乎只有春天、秋天和冬天，夏天似乎在色谱上过于省略了。

雁城的天气让人们学会了包容。即便对于这样变化过于突然的天气，大家也只是最初有些抱怨：“这鬼天气，不知道怎么穿才好！”但是稍后，就坦然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倘若在冬天里遭遇了夏日的天气，那就按照夏日去过。倘若在春天里，遭遇了冬日的天气，那就按照冬日去过。这个时候的雁城人，像极了随遇而安的水，盛放在什么容器里，就把自己变成什么形状。

心大了，天气什么的，也就都看开了。